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雜詩

古詩十九首

向曰不知時代又失姓氏故但云古詩　善曰並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詩云驅馬上東門又云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銑曰此詩意爲忠臣遭佞人讒譖見放逐也　善曰楚辭曰悲莫悲兮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善本作一天涯音宜翰曰涯畔也善曰廣雅曰涯方也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善曰毛詩曰遡洄從之道阻且長薛

綜西京賦注曰安焉也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翰曰胡馬出於北越鳥來於南依望北風巢宿南枝皆思舊國 善曰韓詩外傳曰詩云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 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返 良曰日喻君也浮雲喻讒佞之臣也言佞臣蔽君之明使忠臣去而不返也 善曰古樂府歌曰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浮雲之蔽白日以喻邪佞之毀忠良故遊子之行不顧返也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陸賈新語曰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鄣日月古楊柳行曰讒邪害公正浮雲蔽白日義與此同也 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 翰曰思君謂戀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 弃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濟曰勿復道心不敢主也恐歲月已晚不得効忠於君望返也努力加餐飯自勉之辭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 銑曰此喻人有盛才事於暗主故以婦人事夫之事託言之言草柳者當春盛時也 善曰鬱鬱茂盛也 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 向曰盈盈不得志白皎皎明也樓上言居危苦當窗牖也廣雅曰嬴容也盈與嬴同古字通 娥娥紅粉裝 善本作粧字 纖纖出素手 翰曰娥娥美白纖纖細白皆喻賢人盛才也 善曰方言曰秦晉之間美白謂之娥韓詩曰纖纖女手可以縫裳薛君曰纖纖女手之白毛萇曰摻摻猶纖纖也 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 濟曰昔為倡家女謂有伎藝未用人征役也婦夫比夫為蕩子言夫從征役也臣之事君亦如女之事夫故比而言之 善曰史記曰趙王遷母倡也說文曰倡樂也謂作妓者 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翰曰言君好為征役不止雖有忠諫終不見從難以獨守其志 善曰列子曰有人去旋於四方而不歸者世謂之為狂蕩之人也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 銑曰陵山也磊磊石貌此詩歎人生促迫多憂將追宴樂之理 善曰言長存也莊子仲尼曰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楚詞曰石磊磊兮葛蔓蔓字林曰磊磊衆石也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向曰柏石皆貞堅之物人生之促若客寄於時其死之速反如赴歸信不如柏石二物也 善曰言異松石也戶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列子曰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韓詩外傳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客 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 良曰人且

以相厚爲本不爲輕薄者也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聊粗略之辭也

驅車策駑馬游戲宛平與洛　翰曰宛南陽也洛洛陽也時後漢都此南都也　善曰廣雅曰駑駘也謂遲馬鈍者也漢書南陽郡有宛縣洛東都也

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　新格向曰鬱鬱盛貌索求也言冠帶之人自相追求也　善曰春秋說題辭曰齊俗冠帶以禮相提賈逵國語注曰索求也

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　銑曰衢四達之道傍羅列小巷巷中多王侯之宅　善曰魏王奏事曰出不由里門而大道者名曰第

兩宮遥相望雙闕百餘尺　濟曰洛陽有南北兩宮相望七里雙闕闕名　善曰蔡質漢官典職曰南宮北宮相去七里

極宴娛心意慼慼　善本作戚戚字　翰曰言於此宮闕之間樂其心意則憂思何所相逼迫哉戚戚憂思也　善曰楚辭曰居戚戚而不可解

何所迫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　向曰此詩賢人宴會樂和平之時而志欲仕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良善也陳猶說也

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　良曰奮起也　善曰劉向雅琴賦曰窮音之至入於神

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眞　濟曰令德謂妙歌者高言高歌也識曲謂知音人聽其眞妙之聲　善曰左氏傳宋昭公曰光昭先君之令德莊子曰是以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口廣雅曰高上也謂辭之美者眞猶正也

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　翰曰齊心同志願得知音包含此意俱未見申謂未達也　善曰所願得富貴也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飈塵　銑曰奄忽疾也風塵之起終歸於滅　善曰人生若寄已見上注方言曰奄遽也爾雅曰飄飄謂之奔爾雅或爲此飈

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　向曰何不者自勉勸之詞也策進也要路津謂仕官居要職者亦如進高足據於要津則人出入由之　善曰高上也亦謂逸足也

無爲守窮賤坎壈辛　善曰楚辭曰年既過太半然輾轉輒不遇也轗與輾同苦闇切　善本作轗字

軻長苦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　翰曰此詩喻君暗而賢臣之言不用也西北乾地君位也高樓言居高位也浮雲齊言高也　善曰此篇明高才之人仕宦未達知人者稀也西北乾位君之居也

交疏結綺窻阿閣三重階　良曰交通而結鏤文綺以爲窻也疏通也阿閣重閣也　善曰薛綜西京賦注曰疏刻穿之也說文曰綺文繒也比刻鏤以象之尚書中候曰昔黃帝軒轅鳳皇巢阿閣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然則閣有四阿謂之阿閣鄭玄周

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者也薛綜西京賦注曰殿前三階也銑曰言樓上有絃歌亡國之音二何悲也謂不用賢近不肖而國將危亡故悲之也善曰論語曰子游爲武城宰聞絃歌之聲說苑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

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

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

濟曰既不用直臣之諫誰能爲此曲賢臣乃如杞梁妻之惋歎也善曰琴操曰杞梁妻歎曰上無父中無夫下無子將何以立吾節亦死而已援琴而鼓之曲終遂自投淄水而死齊邑杞梁殖之妻所作也殖死妻歎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將何以立吾節亦死而已援琴而鼓之曲終遂自投淄水而死

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

翰曰清商秋聲也秋物皆衰以比君德衰隨此風起徘徊志不安也善曰宋玉長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說文曰歎太息也又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

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

善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

向曰不惜歌者苦謂臣不惜忠諫之苦但傷君王不知也善曰晉逆國語注曰惜痛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稀少也

願爲雙鴻鵠

善本作鳴鶴字

奮翅起高飛

良曰君既不用計不聽言不忍見此危亡願爲此鳥高飛於四海也善曰楚辭曰將奮翼兮高飛廣雅曰高遠也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

翰曰此詩懷友之意也芙蓉芳草以喻香美比德君子也故善曰楚辭曰折芳馨兮遺所思將爲辭贈遠之美意也

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向曰同心謂友人也憂傷人故可老矣善曰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周易曰一人同心楚辭曰將以遺兮離居毛詩曰假寐永歎維憂用老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

名言鳴東壁者隨其時所述善曰春秋考異郵曰立秋趣織鳴宋均曰趣織蟋蟀也立秋女功急故趣之也禮記曰季夏蟋蟀在壁

玉衡指孟冬衆星何粲粲

翰曰玉衡斗柄也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淮南子曰孟秋之月招搖指申然上云促織下云秋蟬明是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漢書曰高祖十月至灞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矣

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

濟曰此詩刺友明貴而易情也述時而後發其志促織蟲銑曰上言孟冬此述秋蟬者謂九月已入十月節氣也安何適之也言驚往何之怪歎節氣速遷之

玄鳥逝安適

意也　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白露降列子曰寒暑易節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又曰仲秋之月玄鳥歸鄭玄曰玄鳥鷰也謂去蟄也呂氏春秋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高誘曰適之也復云秋蟬玄鳥者此明實候故以夏正言之

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

向曰同志曰友同門曰朋高舉謂登高位六翮鳥羽之飛者言其高舉如鳥也　善曰論語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鄭玄曰同門曰朋韓詩外傳盍桑曰夫鴻鶴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

不念攜手好弃我如遺跡

翰曰不念攜手同游之好相弃如遺行足之跡不迴顧也　善曰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國語楚鬬旦語其弟曰靈王不顧於民一國弃之如遺迹焉

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

烏格良曰南箕星也雖名箕反不可得以簸揚也北斗星也雖名斗不可量用也牽牛星也雖名牛不可以得負車軛亦如友朋雖貴而不施惠於我　善曰言有名而無實也毛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抵酒漿院彼牽牛不以服箱

良無磐

善本作盤字　善曰良信也聲類曰盤大石也

石固虛名復何益

濟曰言其心不能固如磐石虛有朋友之名復何益也磐石大石也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

翰曰冉冉漸生進貞此喻婦人貞潔如竹也結根泰山謂心託於夫如竹生於泰山之深也阿曲也泰山衆山之尊夫者婦之所尊故以喻之　善曰竹結根於山阿喻婦人託身於君子也風賦曰緣太山之阿

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

濟曰兔絲女蘿並草名蔓而密言結緡情如此　善曰毛詩傳曰女蘿松蘿也毛詩草木疏曰今松蘿蔓松而生而枝正青兔絲草蔓聯草止黃赤如金與松蘿殊異此古今方俗名草不同然是異草故曰附也

菟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

善曰蒼頡篇曰宜得其所也

千里遠結縣悠悠隔山陂

向曰此意謂結婚之後夫將遠行陂水也　善曰說文曰陂阪也

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

銑曰夫之車馬來歸何遲也

傷彼蕙蘭花含芳揚光輝

翰曰蕙蘭香草也英潤色也此婦人喻已盛顏之時

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

良曰萎落也言蕙蘭過時不來亦恐如此草之衰也　善曰楚辭曰秋草榮其將實微霜下而夜殞采乃隨秋草落矣喻夫之不

爲

濟曰亮信也言君執貞高之節其心不移則賤妾亦何爲憂也賤妾婦人之謙卑言此以傷時　善曰爾雅曰亮信也

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

庭前善本作中字

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

以遺所思翰曰此詩思友人也美奇樹華滋思友人共賞故將以遺之也　善曰蔡質漢官典職曰宮中種嘉木奇樹遺所思已見上文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向曰思友人德音如此物馨香滿於懷袖而路遠莫能致相思之意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在衣曰懷毛詩曰豈不爾思遠莫致之說文曰致送詣也此物何足貴善本作貢字但感別經時翰曰非貴此物但感別離而時物有改也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貢獻也物或爲榮貢或作貴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濟曰牽牛織女星夫婦道也常阻河漢不得相親此以夫喻君婦喻臣言臣有才能不得事君而爲讒邪所隔亦如織女阻其歡情也迢迢遠貞皎皎明貞　善曰牽牛已見上文毛詩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毛萇曰河漢天河也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銑曰纖纖擢素手喻有禮儀節度也札札弄機杼喻進德脩業也擢舉也札札機杼聲　善曰纖纖已見上文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向曰終日不成章喻臣能進德脩業有文章之學不爲君所見知不用於時與不成何異也泣涕謂悲主室微弱朝多邪臣恐國之亡也　善曰不成章已見上句注毛詩曰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翰曰本作脈字不得語良曰河漢清且淺喻近也能相去幾何也盈盈端麗貞脈脈自矜待貞喻端麗之女在一水之間而自矜持不得交語亦猶才明之臣與君阻隔不得啓沃也　善曰爾雅曰脈相視也郭璞曰脈脈謂相視貌也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善曰毛詩曰駕言出游又曰悠悠南行順彼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濟曰茫茫廣遠也東風春風也　善曰莊子曰方將四顧王逸楚辭注曰茫茫草木彌遠容貌盛也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向曰言物皆去故而就新人何得不速衰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銑曰恐盛時將遷而立身不早立身謂立功立事也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翰曰奄忽疾也人非金石將疾隨萬物同爲化滅矣將求榮名以寶貴揚名於後世亦爲美也　善曰韓子曰雖與金石相弊兼天下未有日北北謂變化而死也不忍斥言其死故言隨物而化也莊子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銑曰此詩刺小人在位擁蔽君明賢人不得進也東春也

所以養生萬物城可以居人此君也高且長喻君尊也相屬得覽遠也逶迤長遠也　善曰城高且長故登之以望也王逸楚辭注曰逶迤長貌也

迴風動地起秋草萎已綠向曰迴風長風也風爲號令也地自位也號令白臣而出故云迴風動地起秋草既衰盛草綠謂政化改易疾也萎盛貞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翰曰此亦寄情於政令數移之速也　善曰周易曰四時變化而能久成毛詩曰歲聿云暮尸子曰人生矣亦少矣而歲往之亦速矣

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濟曰晨風鷹鷂屬志逐鳥也而賢人懷苦心將欲逐小人如鷹之逐鳥也蟋蟀詩篇名刺儉不中禮也言君局促不中禮不能去小人使其蔽賢而不知之　善曰毛詩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蒼頡篇曰懷抱也毛詩序曰蟋蟀刺晉僖公儉不中禮漢書京帝曰局促效棘下駒蕩滌情志何爲自結束良曰君當去讒佞行威恩是蕩滌情志也左右置小人佞讒不正是自結束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翰曰燕趙二國名佳人賢人也如玉謂有美德也所以言燕趙者非獨此二國有賢蓋爲其國出美女故託言之以隱文意　善曰燕趙二國名也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神女賦曰苞溫潤之玉顏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銑曰羅裳衣喻有禮儀也當戶謂志慕明也理清曲謂脩學業也

善曰如浮漢書注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爲理樂也音響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向曰響悲謂悲君左右小人也絃急謂政令急也知柱促恐君祚將促也馳情整巾善本作中字帶沈吟善曰中帶中衣帶整帶將欲從之毛萇詩傳曰舟朱中衣說文躑躅住足也躑躅與蹢躅同也聊躑躅翰曰整其衣冠將進用復懼邪臣所中故復沈吟也躑躅行不進貌　善曰躑躅思爲雙飛鵠銜泥巢君屋良曰鵠鳥名人臣自比願得親君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濟曰上東門東都門名　善曰上東門已見阮籍詠懷詩應劭風俗通曰葬於郭北北首求諸幽之道也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向曰杳杳幽暗也即就也長暮謂墓中長暗也　善曰白虎通曰庶人無墳樹以楊柳楚辭曰風飈飈兮木蕭蕭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識其墳也莊子曰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也郭象曰陳久也楚辭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　善曰服虔左氏傳注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銑曰寤覺也寐潛善本作潛寐字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

朝露翰曰浩浩流貌陰陽流轉人命如朝露之易乾　善曰神農本草曰春夏爲陽秋冬爲陰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良曰忽忽不知所終皆如寄住於時固堅也　善曰如寄已見上文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濟曰萬歲謂自古也自古于今而生者送死更遞爲之雖賢聖不能度越此分也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悞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向曰服藥失性反害生也紈羅素帛也　善曰范子曰白紈素出齊

去者日已善本作以字疎來善本作生字者日已善本作以字親翰曰去者謂死也來者謂生也不見容貌故疎也歡愛終日故親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故爾又生者彌疎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善曰白虎通曰葬於城郭外何死生異別終始異居古墓犂爲田松柏摧爲薪銑曰薪柴樵也謂年代久遠無主矣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翰曰或曰人事迫窘或遭亂國故爾也　善曰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又曰秋風兮蕭蕭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向曰人生不滿百年而營千歲之計常以爲憂也　善曰孫卿子曰人生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良曰秉執也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濟曰來茲謂後期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今茲美禾來茲美麥高誘曰茲年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翰曰嗤笑也至愚之人皆愛惜其財不爲費用朝所減爲後世所笑也　善曰說文曰嗤笑也人王子喬難可以善本作與字等期向曰王子喬仙人名難可與之同爲不死也　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仙善本作仙字凜凜歲云暮螻蛄孤善本作多螻善曰說文曰凜寒也歲暮已蟲也此喻婦人思夫也　善曰說文曰螻蛄爲螻廣雅曰螻螻蛄也鳴悲銑曰凜凜寒也螻蛄寒吟見上注方言曰南楚或謂螻蛄涼風率已厲游子寒無衣良曰厲嚴也　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涼風至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毛詩曰無

衣無褐何以卒歲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濟曰遺與也洛浦宓妃喻美人也同袍謂夫婦也言錦被贈與美人而同袍之情與我相違也　善曰毛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又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歡善本作權字枉駕惠前綏翰曰婦人呼夫爲良人尊之也惟思古舊惠授也獨宿累夜夢想見夫思我舊歡初合之日也壻爲婦駕車授綏故云惠前綏凡初婚之禮壻御婦車而婦授綏與壻稱綏而上同坐車中而御車也綏條繩也　善曰良人念昔之懽愛故枉駕而迎已惠以前綏欲令升車也故下云攜手同車孟子曰齊人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猒酒肉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禮記曰壻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向曰同車爲御願得常愛巧笑同車而歸婦人謂嫁曰歸　善曰毛詩曰巧笑倩兮攜手同歸見上注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銑曰既夢中見與同車不經須臾之間乃去又不處重闈之中也闈閨門也　善曰楚辭曰何須臾而忘反亮無晨風翼焉能陵善本作凌字風飛良曰亮信也晨風鳥名飛疾也信無此鳥疾翼何能陵風而飛以隨夫去　善曰爾雅曰晨風鸇也莊子曰鵲凌風而起盱睞以適意引領遥相睎善本無此二句　濟曰盱睞邪視也言邪視以覓適其意引領遠相望也睎望也　翰曰徙倚於門自懷傷感霑雙扉涕淚以霑雙扉扉門扇也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力失良曰慘慄寒極也此詩婦人思夫也　善曰毛詩曰二之日栗冽毛萇曰栗冽寒氣也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向曰愁多不眠故知夜長列羅列也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善本作詹字兎缺銑曰三五謂十五日也四五謂二十日蟾兎月中精形至二十日缺此感時月屢改行人不至喻人盛衰不常　善曰禮記曰地秉陰氣敷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春秋元命苞曰月之爲言闕也兩說以詹諸與兎然詹與占同古字通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銑曰札筆也謂書也　善曰說文曰札牒也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翰曰上謂書初首下謂書末後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向曰言置於懷袖久而不滅敬重之至　善曰韓詩外傳曰趙簡子少子名無恤簡子自爲書牘使誦之居三年簡子坐青臺之上問書所在無恤出其書於左袂令誦習焉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

察銑曰識知也敬重之心常抱區區懼失夫之不知察也　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區區之心竊慕此耳爾廣雅曰區區愛也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翰曰綺羅之類　善曰綺已見上文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良曰相與雖遠故心尚爾然也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尚猶也字書曰爾詞之終也

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濟曰綺上文綵爲鴛鴦文合歡被以取同歡之意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翰曰被中著緜謂長相思緣緜被四邊綴以絲縷結而不解之意　善曰鄭玄儀禮注曰著謂充之以絮也著張憲切鄭玄禮記注曰緣飾邊也緣以絹切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向曰以膠和漆堅而不別也　善曰韓詩外傳子夏曰實之與實如膠與漆君子不可不留意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帷銑曰羅綺爲帷故曰羅牀帷也　善曰毛詩曰月出皎兮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濟曰徘徊緩步於月庭　善曰毛詩曰耿耿不寐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翰曰客行雖以自樂不如早旋歸以解愁思　善曰毛詩曰言旋言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良曰彷徨行迴旋心不安　善曰毛詩序曰彷徨

不忍去引領還入房下淚善本作淚下霑裳衣善曰孟子曰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左氏傳曰皆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此執事之間恐相及也

與蘇武詩三首

李少卿翰曰漢書云李陵字少卿隴西成紀人尉與蘇武善武將使匈奴故贈此詩五言詩自陵始也　善曰漢書曰李陵字少卿少時爲侍中建章監善射愛人降匈奴爲右校王病死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已見上文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翰曰屏營志恐懼也　善曰周語中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毛詩曰執子之手又曰搔首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向曰踰過也言人之離別亦如浮雲因風波蕩各在天之一隅以喻人之客遊飛薄亦爾　善曰論語摘輔像讖曰時不再及宋均曰及亦至也須臾彌遠也　善曰言浮雲之馳奄忽相踰飄颻不定遠乎長當從此

別且復立斯須銑曰陵言此別當久且復立斯須之間以敘身鄭玄曰斯言也善曰禮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須猶須臾也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良曰陵自言欲以賤身乘晨風以送子謂武也善曰晨風早風言欲因風發而已乘之以送子也楚辭曰乘回風兮遠遊

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濟曰言一日不見如三秋此積數言之善曰琴操曰鄒虞者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臨河濯長纓念別善本作子字悵悠向曰纓衣領也濯之者自絜之意悠悠遠貌善曰夫冠纓仕子之所服濯之以遠遊今因遠遊而感逝川故增別念也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銑曰酬謂酬酢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翰曰言行人志急於往路何以相慰乃樽酒相與結綢繆之密情也善曰毛萇詩傳曰綢繆纏緜之貌也懷思也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纏緜之貌也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良曰何梁橋也假問游子曰云暮矣將何之也善曰楚辭曰浮雲兮容與予兮何之徘徊蹊路側恨恨善本作恨恨字不能辭向曰蹊道也恨恨相戀之情不能爲別善曰廣雅曰恨恨恨也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銑曰各相戒以相思之意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翰曰我心相思如日月當有弦望無極時也善曰劉熙釋名曰弦月生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弛望也望月滿之名也月大十六日日月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西遥相望也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銑曰陵戒武當崇明友朋之情白首爲期也善曰周易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毛萇詩傳曰崇終也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聲類曰顥白首貌也皓與顥古字通

詩四首

蘇子卿

銑曰漢書云蘇武字子卿京兆人也爲字子卿爲移典屬國此詩別從昬弟善曰漢武子九年歸拜爲典屬國病卒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良曰結交爲友情好相親因親也善曰骨肉謂兄弟也漢書帝謂燕王旦曰今王骨肉至親古詩曰結交莫羞貧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濟曰天下四海道合即親誰爲行路之人相疎者也善曰論語子夏謂司馬牛曰四海之內皆爲兄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家語曰子

游見行路之人云會司鐸火也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向曰兄弟如木連枝而同本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辰翰曰鴛鴦匹鳥常不相離故云昔之也參辰二星常出沒不相見故今將別亦如此星善曰毛詩曰鴛鴦于飛毋之羅之鄭玄曰言其止則相偶飛則爲雙尚書大傳曰書之論事離離若參辰之錯行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宋衷曰辰龍星也參虎星也我不見龍虎俱見昔者常相近邈若胡與秦銑曰邈遠也胡秦相去遠也善曰淮南子曰肝膽胡越許慎曰胡在北方越居南方然胡秦之義猶胡越也惟念當離別思情日已善本作以字新良曰念離別之後相思之情日日新也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向曰鹿鳴詩篇名食野草以喻會嘉賓鼓瑟吹笙也善曰毛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我有一罇酒欲以贈遠人翰曰遠人即此行人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濟曰願行子少留與斟酌以敘離意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翰曰以人喻黃鵠言鳥飛高遠也徘徊不進良言相思未去善曰韓詩外傳曰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黃鵠一舉千里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向曰胡馬失羣恒思北風依依然言人之離別亦如之善曰胡馬已見上文依依思戀之貌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銑曰言鳥尚如此何況我之羽翼臨當乖別之情也龍美喻也善曰雙龍喻已及朋友也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游子吟泠泠一何悲向曰絃歌可以散憂故以喻釋離懷言請爲吟之泠泠然一何悲也善曰琴操曰楚引者楚游子龍丘高出游三年思歸故鄉望楚而長歎故曰楚引蒼頡篇曰吟歎也絲竹厲清音善本作聲字慷慨有餘哀良曰厲作也餘哀言哀多也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王逸楚辭注曰厲烈也謂清烈也古詩曰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濟曰激烈聲高也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翰曰展申也清商曲謂秋聲而多悲也故云欲申此曲恐更思念不能歸也善曰清商已見上文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銑曰言淚多揮之不禁也善曰爾雅曰揮竭也郭璞曰揮振去水亦爲竭莊子曰俛仰之間家語曰公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子無揮涕也願爲雙黃鵠送子俱遠飛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嬿婉及良時向曰此詩意者武將使匈奴之時留別妻也嬿婉歡好貞善曰結髮始成人也謂男年二十女年十五時取笄冠爲義也漢書李廣曰結髮而與匈奴戰也孟子曰霸者之人懽娛如也毛詩曰今夕何夕又曰嬿婉之求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良曰武自云懷往路起視夜之早晚何如也其辭也善曰毛詩曰駪駪征夫又曰夜如何其夜未央毛萇曰其辭也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善曰參辰已沒言將曉也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善曰毛詩曰嗟余子行役戰國策曰綴甲勵兵效勝於戰場握手一長歎淚爲生別滋翰曰言以淚爲生別之後益相思也滋益也善曰史記繆賢曰燕王私握臣手生別已見上文努力愛春花莫忘歡樂時濟曰武帝其妻善愛儀容莫忘平生歡樂之時善曰春華喻少時也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銑曰此言入於匈奴死生未知燭燭晨明月馥馥我蘭芳向曰此詩贈別友人也燭燭月光也謂平曉之際月猶在馥馥香氣也善曰蒼頡篇曰燭照也韓詩曰馥芬孝祀辭君曰馥香貌也芳善本作芬字馨良夜發隨風聞我堂濟曰蘭芳之香隨風而至於堂中善曰秋月既明秋蘭又馥遊子感時彌懵戀本也征夫懷遠路游子戀故鄉翰曰見明月與蘭芳征夫游子感於時物善曰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凝善本作嚴字霜善曰漢書武帝太初元年改從夏王此或改正之後也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離別各在天一方翰曰江漢流浮雲翔皆喻客游不止依以喻良友各在一方播遷而無所託楚辭曰仰浮雲而永歎善曰江漢流不息浮雲去靡且長銑曰中州帝都也悠遠也善曰楚辭曰蹇誰留考中州山隅海善本作山海隅中州相去悠未央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良曰兩遇再遇也此戒友人言古嘉會難以再遇歡樂之事殊不可止願君崇令德之美隨其時物賞愛光景勿以我爲憂也善曰嘉會令德已見上文景光即光景也楚辭曰借光景以往來

四愁詩四首 并序

張平子

張衡不樂久處機密 翰曰時爲太史令主天文玄象故稱機密 陽嘉中出爲河間相 向曰陽嘉元年出爲河間王相河間王和帝子 善曰范曄後漢書順帝紀曰改元嘉七年爲陽嘉元年改陽嘉五年爲永和元年又曰順帝初衡復爲太史令陽嘉元年造候風地動儀永和初出爲河間相而此云陽嘉中誤也 時國王驕奢不遵法度 翰曰謂河間王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和帝甲貴人生河間孝王開立四十二年順帝永建六年薨子惠王政嗣懦很不奉法憲然考其年月此是惠王也 又多豪右并兼之家 濟曰豪謂富家也右謂權勢交者富者取利於貧人曰并兼也 善曰漢書曰魏郡豪右李竟文穎曰有權勢豪右大家也漢書曰禁兼并之塗李奇曰謂大家役小民富者兼役貧民也 衡下車治威嚴能內察屬縣 向曰下車謂始至之時衡政理威嚴內明屬縣也察明也 善曰漢書曰班伯爲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 姧猾 善本作姦滑二字 行巧劫督密知名 銑曰猾亂也行巧詐之人皆自知其名 下吏收捕盡服擒 向曰下命於獄吏使收取之盡服其罪皆爲擒繫 諸豪俠游客悉惶懼逃出境 銑曰出河閒境也 郡中大治爭訟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敝 良曰謂政教衰禮義薄 鬱鬱不得志 善曰楚辭曰心鬱鬱之憂思獨永歎而增傷鄭玄考工記注曰鬱不舒散也 爲四愁詩依 善本無依字 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霧爲小人 濟曰雪霧氣也 思以道術相報貽於時君 良曰貽遺也 而懼讒邪不得以通 銑曰懼不得通此意也 其辭曰

一思曰 翰曰題首爲愁而此爲思者愁出於思故也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 甫 艱 良曰太山東岳也君有德則封此山願輔佐君主致於有德而爲小人讒邪之所阻難也 善曰言王者有德功成則東封泰山故思之梁父太山下小山名 太山以喻時君梁父以喻小人也漢書曰有泰山郡又武帝登封太山之梁父音義曰梁父太山下小山也 側身東望涕霑翰 平濟曰意愁王室志所不安故側身

而望也翰衣襟也言如鳥之有羽翰　舍曰楚辭曰願側身而無所韋昭漢書注曰翰筆也

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　向曰美人君也古者諸侯王佩刀以金錯鏤其環英瓊瑤美玉也喻君榮我以爵祿願報以仁義之道以成君德也下文類此者以此意推之　善曰漢書曰王莽鑄大錢又造錯刀以金錯其文續漢書曰佩刀諸侯王黃金錯鐶謝承後漢書曰詔賜應奉金錯把刀毛詩曰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又曰尚之以瓊英平而

美人贈我金

路遠莫致倚逍遥何爲懷憂心煩勞　翰曰小人在位必不容賢者所入讒邪執權忠臣莫致故雖欲報君以仁義讒邪所疾如路遠不可致也倚立而逍遥不得志也煩勞謂憂王室也但以此意下文皆可知也　舍曰古詩曰路遠莫致之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　銑曰桂林南郡舜所游也託思明君矣湘水江名深不可涉　舍曰漢書曰鬱林郡故秦桂林郡海南經曰桂林八樹在番禺東又曰湘水出零陵舜死蒼梧葬九疑故思明君

側身南望涕霑襟　善曰楚辭曰泣歔欷而沾襟

美人贈我琴　善本作金字

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　良曰琴雅器也以美玉飾之琅玕美玉也玉盤美器可以致食言雙者美其偶也　公古曰尚書禹貢曰厥貢惟球琳琅玕古詩曰委身玉盤中歷年異見食應劭漢官儀曰封禪擅有白玉盤

路遠莫致倚惆悵　平

何爲懷憂心煩傷　善曰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　濟曰漢陽岐西也謂西伯行化之所故思之岐西有隴坂言長不可行也　善曰漢書曰天水郡明帝改曰漢陽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隴阪秦州記曰隴阪九曲不知高幾里

側身西望涕霑裳　善曰古長歌行曰泣涕忽沾裳

美人贈我貂襜　昌　榆　逾

何以報之明月珠　向曰襜榆衣服之飾善曰蔡雍獨斷曰侍中中常侍加貂蟬說文曰襜襜之襜榆淮南子曰隋侯之珠高誘曰明月珠也

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爲懷憂心煩紆　翰曰踟躕行而不進也煩紆思亂也　善曰楚辭曰志紆鬱其難懌王逸曰紆屈也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鴈門欲往從之雪紛紛　翰曰

鴈門郡名在北帝顓頊之位也北方多雪紛紛雨雪貞　善曰漢書有鴈門郡楚辭曰雪紛紛而薄木　側身北望涕霑巾　善曰說文曰佩巾也　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良曰玉案美器可以致食　善曰錦繡有五采成文章玉案君所憑倚喻大臣亦爲天子所恃禮記曰春服青玉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以玉案之食　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爲懷憂心煩惋　銑曰惋怨也　善曰楚辭曰吁增歎兮如雷

雜詩一首　善曰雜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雜也　翰曰興致不一故云雜詩此意思友人也

王仲宣

日暮游西園寫我　善本作巢寫一字　憂思情　向曰西園鄴都之西園　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　銑曰列行敷布也丹榮花也　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列女傳律吏女歌曰水揚波兮杳冥冥　上有特栖鳥懷春向我鳴　良曰持孤也寡春謂盛春而思儔侶喻人亦然　善曰毛詩曰有女懷春　褰衽　善本作袵　欲從之路險不得征濟曰褰舉也衽衣襟也言欲舉衣襟以取此鳥鳥飛高遠路乃懸險不可行之喻思友人遭遇亂代故不得行也　善曰說文曰衽衣衿也衿音今　徘徊不能去佇立望爾形風飄　善本作飄字　揚塵起白日忽已冥　向曰飄舉也風起舉揚塵埃喻兵戈暴起冥暮也　善曰毛詩曰瞻望弗及佇立以泣鄭玄毛詩銑曰昊夜也　迴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人欲天不違何懼不合并　翰曰何懼不逢聖君合并其道以忠事之　善曰幽通賦曰精誠發於尚寐尚書王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

雜詩一首

劉公幹

職事煩　善本作相字　填委文墨紛消散　銑曰言事煩填積於目前也文墨謂案牘紛亂而多或見消散謂疏理也　善曰漢書功臣皆曰蕭何徒侍文墨顧居且上　馳翰未暇食日昊不知晏　向曰馳翰謂走筆晏息也　善曰翰墨已見上尚書曰自朝于日昊不遑暇食　沈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　良曰事繁令人沈迷昏亂簿領書謂文書也回回心亂貞　善曰簿領謂文簿而記

録之史記曰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司馬彪莊子注曰領録也楚亂曰腸回回兮盤紆釋此出西城登高

且游觀翰曰去此煩亂出爲游望出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鴈

濟曰塘池也鳧鴈皆水中游鳥善曰楚辭曰乘白水而高騖毛詩曰弋鳧與鴈安得肅肅羽爾從

游善本作從爾浮三字波瀾去協韻銑曰肅肅飛貌言厭煩亂願得羽翼與此鳥同游波闌中以爲樂也善曰毛詩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

雜詩二首善曰集云抱中作下篇云於黎陽作

魏文帝濟曰此詩帝未即位尚爲漢行征伐也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善曰楚辭曰終長夜之曼曼毛詩曰冬日烈烈又曰北風其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良曰展轉卧不安貌嗟時亂有志於天下故也善曰毛詩曰展轉不寐彷徨已見上文彷徨忽已久白露霑我裳善曰白露已見上文說苑曰儒子不聞見霜露之霑裳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漢迴西流三五正從橫向曰天漢何也詩云彗彼小星喻小人在也從橫言多也善曰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爲天漢毛詩曰彗彼小星三五在東毛萇曰三心五噣四時更見也

南翔善曰毛詩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毛萇曰草蟲常羊也楚辭曰鴈雍雍而南遊鬱鬱多愁善本作悲字思緜緜思故鄉良曰感時物思故鄉也善曰古詩曰緜緜思遠道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濟曰願飛思歸速也欲濟無梁謂志欲濟時而無人共也善曰葛龔與梁相張府君牋曰悠悠夢想願飛無翼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向風長歎息斷絕我中腸翰曰向北而思歸也善曰楚辭曰向長風而舒情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翰曰此意爲漢征吳之時西北浮雲自喻也亭亭高貌車蓋言雲似也善曰亭亭迴遠無依之貌也易通卦驗曰太陽雲出張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向曰不遇平時征伐不止如雲與風相會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適遇也吹我東南行行善本作南字行至吳會銑曰雲隨風去至於吳會謂伐吳也善曰當時實至吳會今言至者據已

入其地也吳會非我鄉安能久留滯弃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向曰弃置伐吳之役勿復陳說意思歸也畏人謂吳兵彊而退也善曰楚辭曰然輶軒而留滯也

朔風詩一首 四言

曹子建

翰曰時爲東阿王在藩感北風思歸故有此詩朔北也

仰彼朔風用懷魏都願騁代馬倏忽北徂良曰騁馳也代馬胡馬也倏忽疾也徂往也言馳胡馬疾行而北往也善曰代馬已見上文凱風永至思彼蠻方濟曰凱風南風東阿在魏南故自比於蠻方在藩感北風懷魏也在魏見南方思藩也善曰毛萇詩傳曰南方謂之凱風禮記曰南方曰蠻毛詩曰用遏蠻方願隨越鳥翻飛南翔銑曰越鳥思南越故也善曰古詩曰越鳥巢南枝四氣代謝懸景運周翰曰四時代去日行已周謂終一歲也謝去也懸景日也運行也善曰爾雅曰四氣和謂之玉燭淮南子曰二者代謝外馳周易曰縣象著明別如俯仰脫若三秋向曰別兄弟俯仰之間忽如三秋也脫猶忽也李善曰毛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昔我初遷未善本作朱字華未希良曰初遷謂遷出漢時也未華未希言未揭落也我來思雨雪霏霏希與稀同古字通也俯降千仞仰登天阻濟曰言向東阿路險也天阻謂山高若登天也喻時有讒謗身在危險亦如此也善曰莊子曰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天阻也郭林宗論蘇不韋曰城闕天阻宮府幽絕寒暑已見鸚鵡賦風飄蓬飛載離寒暑翰曰植自云如風飄蓬飛常不定止也善曰商君書曰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毛詩曰載離寒暑千仞易陟天阻可越銑曰言險事亦易爲也而嗟我兄弟見上文昔我同袍今永乖別乖別同袍共被之義善曰同袍已見上文子好芳草豈忘爾貽繁華將茂秋霜悴之向曰子謂諸兄弟芳草喻道德也言子好道德豈忘遺汝也而道德已茂爲讒邪所毀以致離別故云繁華將茂秋霜悴之悴傷也善曰古詩曰蘭澤多芳草方言曰倅傷也君不垂眷豈云其誠良曰謂文帝信讒不垂眷兄弟豈可申其誠信也善曰言君雖不垂眷已則豈得不言其誠蒼頡篇曰豈奠也秋蘭可喻桂樹冬榮

翰曰秋蘭香草可喻德馨不歌也桂樹冬榮志不移也　善曰蘭以秋馥可以喻言桂以冬榮可以喻性楚辭曰秋蘭兮青青又曰麗桂樹之冬榮

絃歌蕩思誰與銷愁　善本作憂字

臨川暮思何爲泛舟　濟曰兄弟說各分別雖有絃歌可以蕩洗憂思誰與同之曰暮臨川而增思何以能爲泛舟言不能也　善曰絃歌可以蕩滌悲思誰與共奏以消憂也臨川曰暮而又相思何爲汎舟而不濟以相從乎國語曰秦說舟乎河

豈無和樂游非我鄰　銑曰絃歌豈無和樂羞爲游非我鄉鄰也　善曰言豈無和樂以爲思乎爲遊非我鄰故不奏

誰忘泛舟愧無榜　班孟行舟人也　善曰言豈忘泛舟以相從乎愧無榜人所以不濟也榜人喻良明也張揖漢書注云榜人船長也

人憂思之情不濟故以榜人託詞榜人

雜詩六首　五言

曹子建　善曰此六篇並託喻傷政惡朋友道絕賢人爲人竊勢別京已後在邯鄲忠鄉而作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　善曰新語曰高臺喻京師悲風言教令言日喻君之明照北林言狹北喻小人新序曰高堂百仞

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深　良曰此意思友人也之子友人也迥遠也　善曰江湖喻小人隔蔽毛詩曰之子于征爾雅曰迥遠也

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　向曰方猶行也極至也　善曰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舟也毛萇詩傳曰極至也

孤鴈飛南游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銑曰翹舉也見孤鴈南度過其庭而飛舉思慕遠人願託附鴈之遺音傳示友人謂友人在南鴈飛既速形影忽忽復不見乃傷心也　善曰鴈南遊已見上文翹猶懸也

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　濟曰此詩自喻遭邪譖逐出帝都也　善曰說苑曰魯哀公曰秋蓬惡其本根美其枝葉秋風一起根本拔矣

何意迴　善本作迴字　飈舉吹我入雲中　向曰迴遠也我即此轉蓬也　善曰爾雅曰扶搖謂之猋飈與猋同也

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　善本作何字　窮　翰曰蓬隨風而上下不可窮極謂輕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風乎其高無極也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其所登子若昇天路也　良曰蓬似客游遠從戎事心之警亂不定也

類此游客子捐軀遠從戎　翰曰毛皮

獨不掩形薇藿常不充　翰曰毛

褻也褐短衣也薇藿草菜之食也而此衣不掩覆我形此食不充飽我腹謂情理迫窄如此也非指眞然蓋以刺時　善曰淮南子曰布衣掩形麋裘御寒言貧人冬則羊裘短褐不掩形也列女傳曾子謂黔婁妻曰先生在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文子曰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

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　向曰去去莫復道言道之不益但憂令人老而已　善曰宋玉笛賦曰武毅發沈憂古詩曰思君令人老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　銑曰綺縞素帛之類繽紛言亂多　善曰小雅曰繒之精者曰縞古老切

明晨秉機杼日昃不成文　向曰言愁思多亂故自晨朝執其機杼至暮竟不成文　善曰

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　濟曰悲愁聲哀故入言憂甚而志亂青雲

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　良曰良人夫也

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　善曰一歲三春故以三年爲九春言已過期也纂要曰九十日故九春

飛鳥繞樹翔噭噭　叫

鳴索羣　翰曰噭噭鳴貌索求也鳥且求羣而況於人乎　善曰楚辭曰聲噭噭以寂寥

願爲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銑曰南流景日也日光遠近皆同人無不見故願託馳光見其大也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　翰曰以佳人喻賢人不見重於時也　善曰楚辭曰受命不遷生南國謂江南也佳人已見上文毛詩曰何彼穠矣華如桃李

朝游江北岸夕宿瀟湘沚　善本作日夕宿湘沚　向曰湘亦江水名沚渚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沚渚也

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　銑曰朱顏皓齒昔喻賢人美才也時俗既薄之誰爲相起發而用也　善曰楚辭曰容則秀雅稚朱顏又曰美人皓齒嫮以姱

俯　善本作俛字

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　翰曰國不理多時故云將暮君之榮耀在於用賢今既薄而不用難久恃其尊也　善曰歲暮已見上文邊讓章華臺賦曰體迅輕鴻榮耀春華

僕夫早嚴駕吾將行遠　善本作遠行字

游遠游欲何之吳國爲我仇　銑曰僕夫御車人也早命嚴整其駕將伐吳也　善曰楚辭曰願輕舉兮遠遊說苑楚王謂淳于髡曰吾有仇在吳國子能爲吾報之乎　善曰嚴車駕兮出戲遊又曰懷兮心悲又曰嚴車駕兮出戲遊又

將騁萬里塗東路安足由　向曰爲國家者當馳騁萬里之外以開土宇言吳亦安足所由於心　善曰廣雅曰由行也

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　良曰介間也淮泗二水名　善曰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泗水名也孟子曰禹

排淮泗而注之江也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閑居非吾志
甘心赴國憂濟曰若濟比水惜無行舟喻心雖願爲而不見用所以志不閑居者意常憂國而君不知　善曰漢書司馬相如稱疾閑居茫茫後漢書梁竦歎曰閑居可以養志毛詩曰甘心首疾
飛觀百餘尺臨牖仰善本作御字櫺軒翰曰觀樓也陸機尚也　善曰古詩曰雙闕百天爾雅曰觀謂之闕御猶憑也說文曰曰櫺楯欄也韋昭漢書注曰軒檻上板也遠望周千里朝
夕見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偷善本作媮字自閑良曰勇士見國未安故多悲心小人狹志苟偷朝夕以自閑樂終無所成也　善曰風俗通曰烈士皆有不易之分國讎亮
不塞甘心畏齊元向曰亮信塞滅元首也言國讎信今未滅甘爲齊之之自以爲國也　善曰塞謂杜絕也孟子曰勇士不亡齊其元拊劒西南望思欲赴秦山銑曰太山東岳也主人嵬
嵬將爲國申死力故赴之也而西南望乃在西南也　善曰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劒從之太山東岳接吳之境西喻蜀責朗詩曰願蒙矢石建旗東岳意與此同也紘急悲聲發聆我慷慨言濟曰紘急
以喻情切而聲悲發於此人當聽我此歎言也聆聽也　善曰古詩曰音響何太悲紘急知杜促

情詩一首

曹子建

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翰曰陽景日也微陰翳日者佞臣蔽君明而教令偪促於下以多征役風爲教令也衣者近人之體謂教令偪人　善曰春秋說題辭曰陽精爲日楚辭曰陽杲杲其朱光游魚潛
綠水翔鳥薄天飛向曰此各得其志也大戴禮曰魚遊于水鳥飛于雲眇眇
客行士遥役不得歸良曰言不如魚鳥也楚辭曰安眇眇兮無所歸　善曰言薄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銑曰始出謂初出征時徭役久經歷時也晞乾也　善曰嚴霜已見上文毛詩曰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游子歎黍離處者歌式微翰曰游子謂征役者黍離詩閔宗周之衰也式微詩刺不歸也　善曰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又曰式微式微胡不歸
慷慨對嘉賓悽愴內傷悲良曰嘉賓友人也言與友人慨歎相對悲國政也　善曰

毛詩曰我有嘉賓又曰我心傷悲

雜詩一首 四言

嵇叔夜

微風清扇雲氣四除向曰扇動除去也 善曰漢書張竦爲陳崇作奏曰日不移晷霍然四除也皎皎亮月麗于高隅銑曰亮明隅角也 善曰古詩曰明月何皎皎亮明隅也周禮曰城隅之制九雉興命公子攜手同車翰曰起命公子將同游也 善曰攜手同車已見上文龍驥翼翼翼翼飛也揚鑣踟躕謂緩行也 善曰毛詩曰四牡翼翼舞賦曰揚鑣飛沫肅肅宵征造我友廬良曰肅肅靜而獨行貞造至廬宅也 善曰毛詩曰肅肅宵征光燈吐曜善本作輝字華幔長舒翰曰言宿友人之家乃燈燈帳也舒張也鸞觴酌醴神鼎烹魚銑曰鸞鸞盃也刻爲鸞鳥之文醴美酒也神鼎鐵器不汲自滿不炊自沸故曰神鼎烹煮也 善曰毛詩曰且以酌醴又曰誰能烹魚紹超予野歎過隲駒翰曰紹琴歎歌野古之琴歌 善曰何晏琴賦曰琴者禁也邪僻之心禁而止之也 善歌 百今並超而過之 善曰杜氏傳曰子野師曠字也孟子淳 銑曰昔隲駒處高唐而齊人聽之始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善曰老子曰虛無形謂之道史記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無爲而變化無方 孰克英賢與爾剖符銑曰孰誰克能爾汝也剖符謂合契也言詠讚自然誰能騁我英賢與汝俗士合契而爲仕乎 善曰言詠讚妙道遊心恬漠誰能以英賢之德與爾分符而仕乎班固漢書述曰漢興柔遠與爾剖符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東觀漢記韋彪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

流詠太素俯讚玄虛銑曰太素玄虛皆自然也讚亦詠也 善曰列子曰太初刑之始大素質之始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善曰老子曰虛無形謂之道史記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無爲而變化無方

雜詩一首

傅休奕

翰曰臧榮緒晉書云傅玄字休奕北地人勤學善屬文州舉奇才遷司隸校尉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傅玄字休奕北地人勤學善屬文州舉秀才稍遷至司隸校尉卒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良曰進德脩業故昔日短夜愁不寐故知夜長 善曰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古詩曰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

翔 濟曰夜攝去寢衣步於前庭 善曰漢書沛公攝衣迎酈食其 玄景隨形運流響歸
空房 向曰景影也謂鴈影映於月光而色玄也影又隨其形而動鴈響逐風歸於空房謂下文述清風與微月故此先言之也
清風何飄颻微月出西方 善曰禮記曰月出於西 繁星衣去聲 善本作依字 青天列宿自成行 翰曰繁星布於天如人身著衣也喻邪佞小人也列宿二十八宿也喻正位備員也 蟬鳴高樹間野鳥號東廂 銑曰烏鵲之類皆曰野鳥 樵於月光而號吟也東廂庭之東也 善曰古詩曰秋蟬鳴樹間王逸楚辭注曰牆序之東為東廂也 纖雲時髣髴渥露霑我裳 銑曰纖輕也髣髴似有不分明貌渥濃也 善曰曹植魏德論曰纖雲不形陽光赫盛劉楨詩曰皦月垂素光玄雲為髣髴露沾衣已見上文 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昂 向曰時之不停夜忽已又故北斗迴轉而低昂 常恐寒節至凝氣結為霜 翰曰上文所云繁星謂小人在位者多讒邪之道浸潤如渥露初霑人衣也復恐讒積至甚如凝露之結為霜 善曰曹子曰陰氣勝則凝為霜 落葉隨風摧一絕如流光 濟曰讒邪既成則身危也如霜露本葉隨風而摧則身之威絕如月光流沒矣流光日也比說夜故云月也

雜詩一首

張茂先

晷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 良曰晷日也度數也 善曰說文曰晷景也孫卿子曰四時代御 東壁正昏中涸 善本作固字 陰寒節外孟冬之月曰 向曰東壁星東壁中涸陰謂此時有堅冰也外進也 善曰禮記仲冬之月昏東壁中左氏傳中豐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 繁霜降當夕悲風中夜興 善曰毛詩曰正月繁霜 朱火青無光蘭膏生自凝 銑曰朱火燈也青無光謂寒氣迫之也蘭炷也寒氣盛故燈夜凝也 善曰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蜀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注曰以蘭香煉膏也無故自凝曰坐 重衾無暖氣挾纊如懷冰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圍蕭申公巫臣曰師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孔安國尚書傳曰纊細緜也 伏枕終遙昔寤言莫予應 翰曰遙長皆夜也寤言謂卧而起無人應我也

善曰韓詩曰寤寐無爲展轉伏枕永思慮崇替慨然獨荊廣雅曰昔夜也毛詩曰獨寤寐言

膺向曰長思人事慮興亡之理慨然有歎而獨無膺也崇與替廢膺胷也　善曰楚辭曰永思兮內傷國語藍尹亹曰君子獨居思前世之崇替列子曰撫膺而恨

情詩二首

張茂先

清風動帷簾晨月燭幽房

善本作照字　銑曰晨月謂夜將曉時燭照也此二詩閨愔也

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

向曰佳人謂夫也蘭香也無容光言寂然也　善曰古詩曰盧家蘭室桂爲梁曹植雜別詩曰人遠精魂近寤寐夢容光

襟懷擁虛靈

善本作靈字

景徑衾覆空牀

翰曰擁抱也言襟懷之中但抱虛影而輕被覆於空牀也善曰擁猶抱也

居歡惜夜促在戚

善本作蜀字　濟曰謂夫夫行之時居歡愛之情懼其夜促今在憂念怨此夜長惜懼戚憂宵夜也　善曰一云居歡惜夜促爾雅曰蜀貪也人蓋切

怨宵長

善本作感字

撫

善本作拊字

枕獨嘯歎慨慨心內傷

游目四野外消遙獨延佇

向曰逍遙緩步皃佇立也　善曰楚辭曰忽反顧以遊目又曰結幽蘭而延佇

蘭蕙緣清渠繁華蔭綠渚

銑曰蘭蕙香草緣清渠而出繁華莖葉蔭覆綠渚也

佳人不在茲取此欲誰與

翰曰夫行不在今取賞蘭蕙誰與同之

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不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

向曰巢居鳥也穴處蟲也言蟲鳥隊知風雨由其父處巢穴習性所知喻人若不曾爲遠別何知慕侶之憂甚邪　善曰春秋漢含孳曰穴藏先知雨陰曀未集魚曰噞喁巢居之鳥先知風樹木搖鳥已翔韓詩曰鸛鳴于垤婦歎于室薛君曰鸛水鳥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垤土鸛鳥見之長鳴而喜

園葵詩一首

陸士衡

翰曰葵之爲物傾心向陽如臣事君以心敬也故託之爲詩也　善曰晉書趙王倫篡位遷帝於金墉城後諸王共誅倫復帝位齊王冏潛機爲倫作禪文賴成都王穎救之免死故作

此詩以葵為喻謝頴

種葵北園中葵生鬱萋萋向曰鬱盛也萋萋茂貌朝榮東北傾夕頴西南晞銑曰葵性衛足朝日出則東榮葉向東傾夕陽在西則傾心向日頴心晞日也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高誘曰鄉仰也誠實也零露垂鮮澤朗月耀其輝良曰零落也言露垂鮮澤以沐之月舒光以照之時蓋喻君之恩及臣也善曰毛詩曰零露瀼瀼時逝柔風戢歲暮商飈善本作飛濟曰逝往也柔風春風也戢藏也商飈秋風也善曰管子曰東方曰春柔風甘雨乃至楚辭曰商風肅而害之曾雲無溫液嚴霜有凝威向曰曾雲無溫液謂重雲無夏雨也此上四句皆喻在吳被破而來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曾重也漢書曰孫寶曰當從天氣以成嚴霜之威幸蒙高墉德玄景陰素蕤翰曰至晉蒙天子之德以祿我亦如高牆玄陰之影庇蔭素蕤花墉牆也玄謂墉陰之色玄黑景影也善曰爾雅曰牆謂之墉說文曰蕤草木華盛貌也豐條竝春盛落葉後秋衰慶彼晚彫福忘此孤生悲向曰言葵之豐條並於春盛之時落葉後於秋衰時而衰也心喜晚彫以為福而且忘孤生之悲也謂從吳亦至此孤宦故也

思友人詩一首

曹顏遠良曰臧榮緒晉書云曹攄字顏遠譙國人也篤志好學參南國中郎將遷高密王左司馬流人王逍等侵掠城邑遇戰軍敗死之攄與歐陽建俱以名稱相得故作此詩思之善注同

密雲翳陽景霖潦浩善本作淹字庭除銑曰翳掩也陽景日也霖潦雨水也除階也嚴霜彫翠草寒風振纖枯良曰纖細也枯槁木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凜凜天氣清落落卉木疎善曰古詩曰凜凜歲去暮杜篤首陽山賦曰長松落落毛萇詩傳曰卉草也感時歌蟋蟀思賢詠白駒翰曰蟋蟀詩篇名感歲暮也白駒詩篇名思賢人也善曰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又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毛萇曰賢者有乘白駒而去鄭玄曰絆之繫之欲留也陰滯心與迴飈善本作飄字俱濟曰情隨玄陰閉塞不通為懷人也與迴風俱飛願遠去見友

人也 思心何所懷懷我歐陽子 向曰歐陽建也 善曰顏遠贈歐陽堅石詩曰嗟我良友唯彥之選然此歐陽即堅石也 精義測神奧清機發妙理 銑曰精爽之義若測鬼神之深奧文思清機變動入妙理也 善曰周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廣雅曰奧藏也機樞機也 自我別旬朔微言絕于耳 良曰十日爲旬月初曰朔微妙之言絕于我耳 善曰論語崇爵識曰子夏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劉子駿書曰夫子沒而微言絕禮記曰聲不絕于耳 蹇蹇不足難清陽未可俟 翰曰詩云子惠思我蹇蹇涉溱溱水也故此事不足爲難蓋友人冒目不可待而見之清陽人之眉目間也俟待也 善曰毛詩曰子惠思我蹇蹇涉溱又曰有美一人清陽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毛萇曰清陽眉目之間也 延首出階檐佇立增想似 向曰引領出望但益想其形似也階庭階也檐屋檐也 善曰阮瑀止欲賦曰佇延首以極視兮意謂是而復非莊子徐無鬼曰夫越之流人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而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茲久者思人茲深乎

感舊詩一首

曹顏遠 善曰此篇感故舊相輕人情逐勢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 濟曰富貴皆雖不肖人皆附合也貧賤者雖賢人皆恥之以無所窺望故雖親乃離也 善曰鶡冠子曰家富疎族聚居貧兄弟離 廉藺門易軌田竇相奪移 銑曰廉頗失權而門下賓客皆離於藺相如勢歸於太尉田蚡蚡雖去職以太后故言事多效人趨勢利者皆去嬰歸蚡也勢利相奪者如此者 善曰史記曰藺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之匿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漢書曰竇太后怒免丞相竇嬰太尉田蚡嬰蚡以侯居家蚡雖不任職以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趨世利者皆去嬰而歸蚡也 晨風集茂林栖鳥去枯枝 良曰晨風鸇也其集於茂林則栖鳥皆懼而去飛就枯枝也 善曰毛詩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國語優施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集於苑已獨集于枯黃石公兵書曰樹杌者鳥不棲也 今我唯困蒙羣 善本作郡字 士皆 善本作所字 背馳 翰曰言我困於蒙暗而羣賢士子皆背我而走 善曰周易曰困蒙吝 鄉人敦懿義濟

濟蔭光儀向曰敦重懿美也言鄉人重美義濟濟盛多爲我庇蔭假與我光儀也　善曰春秋說題辭曰秉懿誠之賦曰待君子之光儀對賓須有客舉觴詠露斯向曰詩云有客宿宿則爲須美客也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今鄉人情重皆須詠此詩　善曰毛詩曰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又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臨樂何所歎素絲與路岐濟曰今臨歡樂何所爲歎也蓋恐素絲逐染人心有易也路岐與之多失其所以據也　善曰禮記曰執紼不笑臨樂不歎淮南子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別與化也

雜詩一首

何敬祖善曰贈荅何在前而此居後誤也

秋風乘夕起明月照高樹善曰賈逵國語注曰乘陵也陵亦侵也閑房來清氣廣庭發暉素翰曰清氣微風也暉素月色也　善曰暉素月光也古長歌行曰昭昭素明月暉光燭我牀靜寂愴然歎惆悵忽善本作幽字游顧向曰秋物淵落閑夜燕友故愴然發歎出戶游望也　善曰惆悵已見上文仰觀垣上草俯察階下霜良曰垣墻也俯察下視也　善曰垣草易彫階露易隕言可傷也心虛體自輕飄飄若仙步善曰言既悟二物故當全形養生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張湛曰心虛則形全劉梁七舉曰霍爾體輕瞻彼陵上栢想與神人遇翰曰栢之耐寒而不周故想與神仙之人與之遇合求長生也　善曰古詩曰青青陵上栢文子曰天地之間有神人真人道深難可期精微非所慕濟曰大道深遠難可期知精微之理亦非敢所慕也　善曰魏武帝秋胡行曰道深未可得名山歷觀行禮記曰德產之緻也精微鄭玄曰緻密也勤思終遙夕永言寫情慮向曰勤勞遙長也善曰尚書曰歌詠言

雜詩一首

王正長翰曰臧榮緒晉書云王讚字正長義陽人也博學有俊才辟司空掾歷散騎侍郎卒善注同

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 向曰感離別也朔北也邊馬胡馬也 善曰蔡琰詩曰北風厲兮肅泠泠胡笳動兮邊馬鳴 胡寧久分析靡靡忽至今 濟曰胡何寧安析離也靡靡漸進也言何能安此分離之情漸進時序忽至今日 善曰毛詩曰胡寧忍予又曰行邁靡靡 王事離我 志殊隔過商參 良曰國家之事離別我志殊方隔絕過於商參之星不可相望商則辰星也 善曰毛詩曰王事靡盬左氏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世曰唐叔虞故參爲晉星參辰更見已見上文 廿日徃鶺鴒鳴今來蟋蟀吟 翰曰昔往春時相思忽已秋矣鶺鴒春鳥蟋蟀秋蟲 善曰毛詩曰春日遲遲鶬庚喈喈 善曰文子曰鳥飛反鄉後其所生 人情舊鄉客鳥思栖故林 銑曰鳥去巢而游者必還栖故所 師涓久不奏誰能宣我心 向曰師涓古之善鼓琴者以喻不見所思之人誰復能宣我心志也 善曰韓子曰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而宿夜分而聞有鼓新聲者而說之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其狀似鬼神子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靖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

雜詩一首

棗道彥 翰曰晉書云棗據字道彥潁川人美谷貌善文辭弱冠辟大將軍府遷尚書郎太尉賈充爲伐吳都督請爲從事中郎遷中庶子卒 善曰今書七志曰棗據字道彥潁川人弱冠辟大將軍府遷尚書郎太尉賈充爲伐吳都督請爲從事中郎遷中庶子卒

吳寇未殄滅亂象侵邊疆 向曰吳寇孫氏也殄絕象道也言亂我家國正道勞吾軍旅 善曰左氏傳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可必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天子命上宰作蕃于漢陽 良曰上宰賈充也征吳都督江漢而道彥爲之從事 善曰上宰賈充也毛詩曰价人維藩毛萇曰价善也藩屏也左氏傳晉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穀梁傳曰水北曰陽漢陽漢水之陽也 開國建元士玉帛聘賢良 濟曰賈充招聘賢士立於軍旅而用之建立元善也玉帛聘賢之重禮 善曰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禮記曰天子八十一元士王逸楚辭注曰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聘而遺之呂氏春秋曰聘名士高誘曰聘問之也將與興化致治也 予非荊山璞謬登和氏場 銑曰道彥自謙才非

荆山之玉和氏知王者謂謬當進用如非王登於玉場　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　羊質服虎文鷰善本作燕字　翼假鳳翔翰曰人之非材如羊有虎文色也鷰鳥假爲鳳皇之飛　善曰楊子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也　既懼非所任怨彼南路長向曰謂賈充用我懼不當所任怨嗟不堪任重致遠故云怨彼南路長　善曰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怨彼東路長　千里既悠邈路次限關梁向曰悠邈遠也限隔梁橋也　僕夫疲善本作罷字　遠陟善本作涉字　車馬困山岡翰曰僕夫駕車馬人也陟升也　善曰僕夫已見上文　深谷下無底高巖鬱穹蒼銑曰暨至也穹蒼天也　善曰列子夏革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爾雅曰穹蒼天也　豐草停滋潤霧露霑衣裳翰曰豐長也言草上停霧露之滋潤行人拂之乃霑衣裳　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霑沾衣裳已見上文　玄林結陰氣不風自寒涼銑曰林深而黑故云玄林　善曰高唐賦曰玄木冬榮　顧瞻情感切惻愴心哀傷善曰廣雅曰愍傷也　士生則懸弧有事在四方翰曰弧弓也人生男子則懸弓於門左示有志在四方也　善曰禮記曰國君太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又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韓詩內傳曰男生桑弓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天地四方也　安得恒逍遥端坐守閨房翰曰人生志在四方何得恒常逍遥閨房之樂也　引義割外情內感實難忘翰曰但爲義道相引割情行於外而內之感別難可忘也善曰非有先生論曰引義以正身

雜詩一首

左太沖善曰沖于時賈充徵爲記室不就因感人年老故作此詩

秋風何烈烈善本作冽冽　白露爲朝霜善曰毛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　桑條旦夕勁綠葉日夜黃良曰桑條木之生榮至秋節而成勁也霑於霜露葉復黃也　明月出雲崖皦皦流素光銑曰崖畔也皦皦明貌　善曰劉楨詩曰皦月垂素光　善　披軒臨前庭嗷嗷晨鴈翔濟曰披開軒戶也嗷嗷聲也　善曰軒長廊之揔也毛詩曰鴻鴈于

飛哀鳴嗷嗷高志局四海塊然守空堂翰曰言高志以四海爲局小而終不遂志獨守空堂也塊獨也善曰戶子曰八極爲局淮南子曰塊然獨處壯齒不恒居歲暮常慨向曰壯齒謂少年也言少年顏色不常居住忽即衰老故常爲歎歲暮謂衰暮之年也慨慷歎聲也善曰廣雅曰齒年也

雜詩一首

張季鷹濟曰晉書云張翰字季鷹吳人也有清才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齊三司辟爲東曹掾善曰今書七志曰張翰字季鷹吳郡人也文藻新麗齊王冏辟爲東曹掾觀天下亂東歸卒於家

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繆綣善本作惓字翠黃華如散金良曰總集也言木之青條蒙密若集翡翠之鳥也華花也嘉卉亮有觀顧此難久耽良曰雖嘉卉信有可觀見其榮必有衰難久耽樂感之於心也善曰西京賦曰嘉卉灌叢爾雅曰耽樂也毛萇詩傳曰耽樂之久者也延頸無良塗頓足託幽深翰曰引領望榮吉之路既已絕矣乃復頓足下流託幽深之居善曰呂氏春秋曰天下莫不延頸舉踵頓猶止也吳季重與曹丕書曰雖云幽深險險若夷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向曰壯少也貧賤衰老之至若故來而相尋歡樂不照顏慘愴發謳吟濟曰既以衰暮貧賤歡樂之色不照於顏故悲而發此歌吟也謳歌也謳吟何嗟及古人可慰心翰曰貧賤不遇天之常理亦何謳吟嗟歎所能及也但古人有甘貧賤知天命者可以自慰也善曰毛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又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仲山父來懷以慰其心

雜詩十首

張景陽

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良曰蕩洗也蜻精蛚列吟階下飛蛾拂明燭銑曰蜻蛚秋蟲也燭燈也善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雀豹古今注曰飛蛾善拂燈火也君子從遠役佳人守煢獨濟曰佳人婦人也煢孤也善曰君子謂夫也毛詩曰未見君子佳人已見上文離居幾何時鑽燧忽改木向曰言與夫離別而居幾時也燧火

也忽疾也改木謂改其鑽火之木也謂經久時也　善曰離居已見上文論語曰鑽燧改火禮含文嘉曰燧人始鑽大取火炮生爲熟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房櫳無行跡庭草萋已　善本作以字　**綠**　翰曰櫳亦房之通稱萋盛貌　善曰說文曰櫳房室之疏也古詩曰秋草萋以綠

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　善曰淮南子曰窮谷之汚生以蒼苔說文曰籠籠蠶也魏文帝詩曰蜘蛛繞戶牖野草當階生論衡曰蜘蛛結絲以網飛蟲人之用計安能過之

感物多所懷沈憂結心曲　良曰感此時物憂氣結之於心也　善曰古詩曰感物懷所思沈憂已見上文毛詩曰亂我心曲

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　翰曰大火心星名七月即見西南西南坤位故曰坤維秋則日行於西道陸道也　善曰毛詩曰七月流火毛萇曰火大火也淮南子曰坤維在西南又曰斗指西南維爲立秋續漢書曰日行西陸謂之大火杜預左傳注曰陸道也

浮陽映翠林迴飈　善本作於字　**扇綠竹**　向曰浮陽日光也飈風扇動也　善曰陽日也

飛雨灑朝蘭輕露栖叢菊　銑曰蘭菊並香草而露霑其上如栖止也

龍蟄眞立暄氣凝天高萬物肅　良曰七月龍蛇蟄藏而夏暄之氣凝而爲霜露秋物凋落天地寂然而高萬物皆發肅殺之氣　善曰周易曰龍蛇之蟄以求伸也禮記曰仲秋之月蟄蟲咸俯戶廣雅曰凝止也楚辭曰悲哉秋之爲氣天高而氣清毛詩曰九月肅霜毛萇曰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也尸子曰西方爲秋秋肅也萬物草木肅敬禮之至也

弱條不重結芳蕤豈再馥　翰曰木之弱條未堅者已爲霜殺不復重結其勁芳草之華豈能再香也蕤草木華也馥香也　善曰文中子曰冬冰可折夏條可結得而易失也

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　善曰史記鄒衍曰中國名赤縣中州也中國外如赤縣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瀛海環之人民禽獸草木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濟曰九州外有瀛海以繞人國言人居於此中死生之疾如鳥飛於目前也忽疾也

川上之歎逝前脩以自勗　向曰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海環之其外天地之外也孔子在川上云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此前賢所以自勗勉也前修猶自賢也　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楚辭曰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蔡談詩曰竭心自勗厲

金風扇素節丹霞啓陰期　銑曰金風秋風也秋爲白藏故云素節赤雲起則雨能開陰之氣候也啓開期候也　善曰西方爲秋而主金故秋風曰金風也河圖曰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爲霞陰而赫然魏文帝

芙蓉池詩曰丹霞夾明月 騰雲以涌煙密雨如散絲寒花發黃彩（善本作采字） 秋草含綠滋（翰曰寒花菊也彩色也秋草蘭也滋潤也） 閑居翫（善本作玩字） 萬物離羣念（善本作戀字） 所思（銑曰此時感物則離羣之情想戀所思之人也 善曰閑居已見上文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 案無蕭氏牘庭無貢公綦（音其良曰蕭育與朱博爲友王陽與貢禹爲密交述此兩事思友人不相往來也牘書也綦行跡也 善曰漢書曰蕭育與朱博爲友著聞當世時人爲之語曰蕭朱結綬貢禹彈冠往者有王陽貢公說文曰牘書版也班婕妤賦曰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晉灼曰綦履跡也） 高尚遺王侯道積自成基（向曰基本也高尚不仕離去王侯道積於身自成基本也 善曰周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文子曰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莊子曰無爲而治謂之道基也） 至人一不嬰物餘風足染時（翰曰至人不嬰亂於物其餘風足以染塵於此時也 善曰莊子曰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人南伯子綦曰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嬰） 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暘（善本作湯字） 谷（濟曰日出之際東方有赤氣若迎日也暘谷口出處朝霞亦丹氣也 善曰丹氣謂赤水之氣也淮南子曰日出湯谷） 翳翳結繁雲森森散雨足（良曰翳翳雲初出貞森森而散貞其陰王萇曰如常陰晴曖曖然翳與曖古字通論衡曰初出爲雲繁雲爲翳蔡雍霖賦曰瞻玄雲之晻晻懸長雨之森森） 輕風推（善本作摧字） 勁草凝霜疎（善曰其晚節末路） 喬（善本作高字） 木（銑曰竦猶驚也 善曰楚辭曰漱凝霜之紛紛） 密葉日夜疎叢林森如束（翰曰木葉密則枝葉重既疎落條輕上指森森然如束也） 疇昔歎時遲晚節悲年促（向曰疇昔少時歎歲時來遲晚節衰暮悲年華促也 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鄒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路） 歲暮懷百憂將從季主卜（銑曰百憂言多也將求季主卜之吉凶安在也 善曰史記曰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司馬季主善卜也 善曰史記曰司馬季主請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與賈誼遊於市中謁司馬季主請卜） 昔我資章甫聊以適諸越（濟曰章甫冠也資貨也言將此冠適越而貨 善曰章甫以喻明德諸越以喻流俗也莊子曰宋人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敦髮文身無所用之司馬彪曰敦斷也資取也諸甫冠名也諸於也爾雅曰適往也） 行行入幽荒甌（善本作歐） 駱從祝髮（翰曰入行經於幽荒險阻之路而越人之俗皆斷髮

而此冠則無用矣甌越名駱越王姓也祝斷也　善曰史記曰東海王搖者其先越王勾踐之後也姓騶氏搖率越人佐漢漢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出俗號爲東甌王徐廣曰騶一作駱穀梁傳曰吳夷狄之國祝髮文身注寗曰祝斷也鄭玄毛詩曰從隨也

窮年非所用此貞將安設

向曰冠不用於越將何所設之此疾時君不用賢之甚也　善曰冠無所設以喻德無所效也西京賦曰窮年忘歸

瓴零　**甋**的　**夸璵璠**上余下煩　**魚目笑明月**

銑曰瓴甋瓦也璵璠良玉也魚目魚之目精白者也明月寶珠也今越人以斷髮爲美時君以小人爲賢亦猶以瓦質夸於良玉翫魚物笑於寶珠　善曰言流俗之失也爾雅曰瓴甋謂之甓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雜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明月珠已見上文

不見郢中歌能否居然別陽春無和者巴人皆下節

翰曰郢中之歌有陽春巴人二曲陽春高曲和者其人少巴人下曲和者數千人故知能否斯別亦猶章甫與斷髮之異而賢者與小人不同　善曰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尹文子曰形之與名乎然別矣楚辭曰攬騑轡而下節

流俗多昏迷此理誰能察

翰曰人皆不識賢愚之甚殊也　善曰禮記曰不從流俗鄭玄曰流俗失俗也

朝登魯陽關狹路峭且深流澗萬餘文圍木數千尋

良曰魯陽關各其山峻阻路狹也峭峻也　善曰庾仲雍荊州記曰其北有四關魯陽伊關之屬也酈元水經注曰魯陽關水出魯陽關分頭山說苑齊王曰天國之樹必巨圍應劭漢書注曰八尺曰尋

呴虎響窮山鳴鸛聒空林

濟曰呴號鳴也窮山空山也聒聲多也　善曰說文曰呴嗥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聒讙也

妻風爲我嘯百籟坐自吟

良曰妻寒也嘯風聲也百籟謂諸孔穴草木風所激而爲聲　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爲我吟莊子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無故自吟曰坐也

感物多思情在險易常心竭來戒不虞挺轡越飛岑

翰曰感此山巖之物思情多在此險阻復有所懼故戒不虞虞度也險易恒常之心　濟曰竭去也見險阻恐有顛墜故事不可測度恐有非常也挺猶舉也飛岑高山也　善曰劉向七言曰竭來歸耕永自疎周易曰君子以治戎器戒不虞

王陽驅九折周文走岑崟音吟

向曰王陽益州刺史至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乘此周文王行過險阻則走如避風雨也岑崟險阻貌　善曰漢書曰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僰九折坂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及王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

是遵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遵爲忠臣然此言王陽驅九折蓋驅馬而去之也公羊傳曰百里奚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爾即死必郤之歟巖是文王之所避風雨者也何休曰其處險阻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避風雨也

經阻貴勿遲

向曰經阻勿遲恐墜也言思往古王陽文王之事故戒之於今日也　善曰漢書杜業上書曰深思往事以戒來今

此理著來今

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羇旅無定心翩翩如懸旌

銑曰旅心不定如懸旌於風翩翩而飛是時從軍行也　善曰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戰鬥策楚王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終無所泊

出覩軍馬陣入聞鞞鼓聲

善本作間字　良曰鞞大鼓也　善曰禮記曰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陣或爲塵周禮注曰鞞小鼓也

常懼羽檄飛神武一朝征

濟曰羽檄軍書相通者神武天子也　善曰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天下兵班固漢書高紀述曰實天生德聰明神武

長鋏鳴鞘中烽火列邊亭

翰曰長鋏神劒名寇敵將至則必鳴於鞘中烽火所以警候遠近也　善曰楚辭曰帶長鋏之陸離王逸曰長鋏劒名也曹植結客篇曰利劒鳴手中一擊兩尸僵說文曰烽燧候表邊有寇則舉也

捨我衡門衣

善本作依字　善曰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壽用纓軍旅之服更易而被之　莊子趙太子悝曰吾王所好劒士皆蓬頭突鬢垂纓胡之纓

更被縵胡纓

向曰衡門衣謂野服今將捨而去之縵胡

昔懷微志帷幕竊所經

銑曰有微妙之志運籌帷幄亦心之所經習也　善曰帷謂謀於帷帳也兵書曰將軍於營張幕也

何必操干戈堂上有奇兵

翰曰何必操干戈乃爲用兵坐於廟堂之上以運籌策勍敵必滅可謂奇兵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士尹陁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面之牆攘於其前而不眞西家潦注於庭下而不止問其故子罕曰南家辟工也吾徙之其父曰吾恃辟而食三葉矣今徙求辟者不知吾處吾將不食故不徙也西家高吾宮卑潦注吾宮也今故不禁也荆適興兵攻宋尹陁歸諫而止孔子聞之曰夫脩之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其司城子罕之謂乎高誘曰攘出也辟覆也孫武兵法曰奇正還相生若環之無端也

折衝樽俎間制勝在兩楹

良曰折者折挫前敵衝者衝突於鋒鋭也制勝謂制謀必勝也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觴之昭曰請君弃酌公令侍者酌樽進之昭以飲晏子令徹樽而更之昭不悅起舞顧太師曰謂我奏成司之樂太師曰曠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不可伐吾欲慙其君晏子知之吾犯其禮太師識之於是不伐齊孔子聞之曰不出樽俎之間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樽酒樽也俎致肉

盤也兩楹謂階間也言為籌策於此乃可制勝也　舍曰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令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而起俾顏太師曰為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盲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謀孔子聞之曰舍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折衝者衝車所以衝突也敵之軍能陷破也欲攻已者折還其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敢來也孫子兵法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李奇漢書注曰制折也漢書杜鄴說正音曰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間其於為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兩楹賓主之位也

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 翰曰兵權不尚巧遲尚拙速也垂名謂溜也　舍曰孫子兵法曰兵聞拙速不睹工久陸賈新語曰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垂名於萬世也

舒四五圓 向曰下車謂始至也孕舒月也四五圓謂經四五月也　舍曰下車已見上文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　銑曰欲明時侯故自發問

借問此何時胡蝶飛南園 濟曰羈束猶拘束也　舍曰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長楊賦王永燕邊城之患

述職投邊城羈束戎旅間 濟曰羈束猶拘束也　舍曰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長楊賦王永燕邊城之患

下車如昨日望舊浦行雲思故山閩越衣文蛇胡馬顧度燕土風安所習由來有固然 翰曰閩越國人皆刻鏤其身為蛇文如人衣服也胡為本北方故心顧度燕也且土風何所習哉蓋由來有之固然也　舍曰漢書曰漢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蘇武書曰越人衣文蛇代馬依北風君子於其國也悽愴傷於心度燕即依北風也左氏傳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東京賦曰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魯連子譚子曰物之必至理固然也

流波戀此何時也胡蝶飛渭春時有園謂故鄉宅之園也　銑曰莊子曰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司馬虎曰蝶蛺蝶也

結宇窮岡曲耦耕幽藪陰 濟曰結搆屋宇於深山之曲耦謂耕田之器幽藪謂幽遠之藪澤也澤北曰陰窮深岡山也　善曰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鄭玄周禮注曰藪大澤也

荒庭寂已閉幽岫且深凄風起東谷有渰奄興南參 善本作以字　善曰毛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毛萇曰渰雲貌言有雲起於南參也　向曰渰雲興貌渰與奄同說文曰山有穴曰岫

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 銑曰良曰荒庭謂草木生於庭也幽遠之處山峯峭峻人之復深也　向曰渰起雲貌言有雲起於南參也　善曰毛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說文曰山有穴曰岫

箕星主風畢星主雨期會也月與箕會則風畢會則雨言雖無此星月之會但起膚寸之雲以成霖雨也四指曰膚霖三日雨也　善曰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孔安國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者唯太山雲也何休曰膚寸四指爲膚

澤雉登隴　善本作雉　雉寒猨擁條吟　翰曰雉鳴也擁條謂抱樹也　善曰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

蕭森　向曰荒草也木叢生曰楚蠻盛多也蕭森條長貌　善曰長笛賦曰人迹罕到說文曰森林叢木也

投耒循岸垂時聞樵采音　盧會曰左氏傳曰楚公子弃疾過鄭楚芻牧樵采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蔿杜預曰蔿種也　濟曰投弃也耒耕具也言弃耕而循其岸邊時聞樵采之人歌音也　善

重基可擬志迴淵可比心　良曰重基山也其高可以擬志迴淵深淵也其清而深可以比心也　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顧子曰登高使人意遐臨深使人志清

養眞尚無爲道勝貴陸沈　翰曰養眞謂尚於無爲也道勝謂道之勝者所貴隱身也陸沈謂無水而沈淪於山林也　善曰曹植辯問曰君子隱居以養眞也王逸楚辭注曰守眞玄默也莊子曰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人孰得無爲哉韓子解老子曰所以貴無爲無思爲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愼子曰夫道所以使賢無奈不肖何也所以使智無奈愚何也若此則謂之道勝矣又曰道勝則名不彰莊子曰孔子之楚舍於蛾　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郭象曰人中隱者譬如無水而沈也

游思竹素園寄辭翰墨林　銑曰竹素皆乃古人所用書之者言游思古人典籍也言園謂廣也翰筆也謂寄文辭於筆墨之林言林者謂多也　善曰風谷通曰劉向爲孝成皇帝典校書籍皆先書竹爲易刋定可善寫者以上素也今東觀書竹素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長楊賦曰籍翰林以爲主人

黑蝯躍重淵商羊儛野庭　麗　向曰蝯蛇也生於深淵若踊出則致雲雨商羊鳥亦致雨水也皆天將降雨候　善曰淮南子曰犧牛騂毛宜於廟性其於致雨不若黑蝯高誘曰黑蝯黑蛇也潛於神泉能致雲雨家語曰齊有一足之鳥飛集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騁魯訪諸孔子孔子曰此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脚振訑兩臂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儛大齊有之其應至矣告趣治溝渠脩堤防將有大水爲災須臾大霖水溢汎諸國傷害民人唯齊備不敗也

飛廉應南箕豐隆迎號屏　翰曰飛廉風神應於南箕星謂好風故也　善曰楚辭曰豐隆雷神號屏雨師故雷神迎之風雷雨相成助也　善曰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王逸曰豐後飛廉兮使奔屬飛廉風伯也楚

隆雲師也楚辭曰屏號起雨何以興之王逸曰屏屏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言雨師呼則雲起而雨下也

雲根臨八極八極八極之雲是雨天下高誘曰八極八方之極也四溟四海也

良曰八極四方四角也四溟謂四海也謂天下雲徧起也　善曰淮南子曰八紘之外有

霖瀝過二旬散漫亞九齡

翰曰言霖雨過二十日也散漫水大亞次於堯時洪水九年也　善曰言今淫雨霖瀝已過二旬水流散漫亞乎九齡也鄭玄詩譜曰堯之末洪水九年萬國不粒

階下伏泉涌堂上水衣生

良曰伏潛也　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蒼苔水衣也

洪潦浩方割人懷昏墊情

向曰洪大也潦雨水也割害墊溺也言大水浩浩然方為患害下人懷昏溺之情也　善曰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孔安國曰割害也水方為害也尚書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孔安國曰昏瞀墊溺皆病水災

沈液漱陳根綠葉腐秋莖

銑曰沈液雨水也言敕蕩草根皆陳萎也而木葉之莖以水久注亦以腐爛也　善曰漱蕩也鄭玄毛詩箋曰陳根可拔也

里無曲突煙路無行輪聲

翰曰閭里室宇皆已頹壞則竈之曲突水所奔流故無煙也水深塗泥車輪之行故無聲也　善曰漢書徐福上書曰曲突徙薪無恩澤也

環堵自頹毀垣閭

良曰環堵人之小室也垣牆也閭里門也皆頹毀故人室家不復隱形也　善曰爐記曰儒有環堵之室廣雅曰墉垣牆也釋名曰墉容也所以蔽隱形容也

不隱形

尺璧重寸桂紅粒貴瑤瓊

良曰燼薪也紅粒米也謂有水災生者失業故米亦貴於玉也　善曰說文曰燼薪一尺之薪價重於一寸之桂而得見王談卒辭行楚王曰先生不遠千里而臨寡人魯弗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於鬼王難見於卒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其可得乎漢書曰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也

約儉不爽貞

銑曰君子雖處約儉之代不爽貞正之志　善曰論語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在氏傳晉成鱄曰君利思義在約思也純嗣雅曰爽差也周易曰貞正也

君子守固窮大

善本作在字

雖榮田方贈慙為溝壑

向曰子思貧居田子方贈狐白裘不受子方曰吾與人物隨而忘之若弃耳子思曰吾聞忘施猶弃物於溝壑吾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也君子固窮雖有贈惠之榮慙為此名也　善曰說苑曰子思居衛縕袍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如弃之子思辭曰伋聞忘與不如遺弃物於溝壑伋雖貧不忍身為溝壑故不敢當卒不肯受

取志於烏陵子比之

善本作足字

黔婁生

翰曰於陵子仲隱於陵地楚王聞其賢使持百

金聘之不受黔婁先生亦賢人魯公使致禮粟三十鍾將用爲相先生辭而不受故景陽慕也　善曰孟子章句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工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井上有李實螬食者過半矣匍匐往將而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仲子織屨妻辟纑以易之劉熙曰陳仲子齊一介士也螬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無見也仲子自織屨妻紡纑以易食也絹續其麻曰辟練麻曰纑也列女傳曰黔婁先生死魯子貢之曰先生何以爲謚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妻曰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而辭不爲是其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其謚爲康不宜何也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者齊人也脩清節不求進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九